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幻中真
第五回 涉水登山消盡胸中塊礪 觀風問俗茫然鶻突驚疑

話說吉扶雲，因愛山中秀麗，別了藏密，遂獨自一個，隨著路徑，左彎右轉，見有景致的所在，不覺心曠神怡。不是登高眺遠，就來尋勝探奇。看了懸崖峭壁，只恨不曾帶得筆墨，不能題詩，竟在山中流連忘返。隨步閒遊，正游到興來，忽見石壁上跳下一個猿猴，竟跳到他面前，一連幾個筋斗，向前打去。吉扶雲見了，不勝欣喜，立著看他。只見這猿猴也自立起身來，將前兩足而拱立著不動。吉扶雲舉步行來，他又一路筋斗打去。吉扶雲立住，他也立住，竟象相引迎接的一般。吉扶雲心知有異，遂跟他筋斗，一路走來。走到峭壁之下，仰面一看。只見壁上藤蘿掛滿，瀑布垂簾。那猿猴一筋斗打去，打在峭壁之上。忽然一聲響亮，峭壁分開，這猿猴入內拱立。吉扶雲驚驚喜喜，走到壁裂之處，不敢徑入。那猿猴見他不走，又向前打了幾個筋斗，仍又立著。吉扶雲見此光景，忽想起大和尚的偈言，「遇猿開石壁」，料想此中絕非險難之地，何不進去領略一番也好。遂走入壁來。那猿猴見他走入，又一路筋斗，直打向前，吉扶雲竟一路跟來。先前入米，還不十分明爽。走不半里，卻是明爽無常，與世塵迥別。吉扶雲立定細看，只見：

依然是天地，日月淡生光。溪水明流淨，膏苔砌石旁。桃花分夾岸，蘭芷發山崗。

瓊芝隨路長，瑤草遍蒼黃。寂寂無人到，幽幽有鹿獐。莫言閭闔遠，閭苑足堪當。

吉扶雲看了多時，真乃玩之不足，樂之有餘，隨著桃花逝水，逐步行來。忽見這猿猴在前面，見了一株桃樹，攀援而上摘桃子吃。看見吉扶雲走近，遂摘了一個，望他身上擲來。此時吉扶雲走了半日，正有飢色，見他在樹上吃著桃子，已是垂涎。不期他竟知人意，摘了擲來，連忙拾取，拿在手中，鮮紅可愛，噴鼻馨香。因想道：「此地不遠，為何各有陰陽？適才那邊，樹上花正吐芬，來不半里，此處桃熟，豈不奇異？我正飢渴，豈非湊巧？」遂一口咬吃。吃完，頓覺精神清爽，腹內不飢。正仰面看著樹上，意欲再討個吃。只見那猿猴在樹上，朝著他笑嘻嘻的口吐人言道：「吉扶雲，你今有緣，得我引進。我有書一卷，你可在此熟習，日後必有應驗。若要出去，只看桃花結果，方是你出頭日子。」說罷，在桃葉底下取書一卷擲來。吉扶雲聽得，驚驚奇奇，將書接著。打開一看，上面俱是佈陣行兵書符咒語，以及攻取進退埋伏之機。不勝大喜道：「我吉扶雲僥倖得此兵書，敢不拜謝老猿之賜也！」遂伏地四拜。立起身來看那樹上，那裡有什麼老猿。遂又驚驚喜喜，疑他非猿，實係仙聖。卻見前面石岩之下，有一小洞，僅可容身。遂走入洞中，坐在一石上，細細玩讀，又細解悟。先前初讀，甚覺聾口屈齒，難於記誦。工夫用久，漸漸純熟，純熟之後，漸漸會意起來，會意之後，不覺手舞足蹈，暢然貫通。不題。正是：

天書豈易少人知，熟習之時王者師。

虧得老猿相接引，仙桃滌洗去愚資。

吉扶雲在洞中，熟悉多時。一應兵機，胸中了然。要想出去，爭奈桃花尚未零落，焉得結子。欲尋出路，卻是四門石壁，無路可走。只得安心坐在洞中，復又誦讀。只因吃桃子之後，只覺身不寒冷，腹不知飢，故此身心俱安。又讀了多時，復又起身走向樹下。卻見桃花已謝，子實初生。心中大喜。回身入洞，要取那本天書。誰知這書在石上，已黏揭不開，再揭不出；若是揭重了些，紛紛俱碎。心下明白，方知不肯傳與人間，只得撮土為香，望空禮拜了一番，然後找尋出路。再一看時，那些桃花流水，石上藤蘿，不知去向矣。止有一道亮光，有路可行。只得依著亮光，隨藤而走。

走了多時，只覺半明半暗，非霧非煙，一個身子只覺飄飄然有凌雲之態。幸喜得有路可走。又走了多時，漸覺煙霧漸消，得離幽谷。吉扶雲忙回頭一看，並不見有甚麼重山疊嶂，翠嶺橫雲。又將四下一觀，卻見村影人家，扶疏歷落。

遂立住身子，呆看了半晌，竟不知這是甚麼所在。一時無人可問，只得向前又走。又走了半晌，直走得黃土飛揚，灰沙撲面。因暗想道：「從來南方地土濕，北地風高土燥，才是這般。為何如此光景？這是甚麼緣故？」只得暗自沉吟，低頭又走，要尋人家問明去路，好見藏密。又走多時，才見有群人走來，卻是男婦夾雜，攜男挈女的走來。吉扶雲細細問明去處，直嚇得魂不附體，膽戰心搖。你道為甚麼緣故？

原來此時已是崇禎三年，水旱不均，山陝兩處，雨水全無，一連三載，鬥米六錢。良民餓者填滿溝渠，難忍飢餓的盡為盜賊。先前止不過搶擄食物充飢，到了後來，三五成群。內中自強悍的，不畏王法，聚結成黨，劫掠財物起來。他得了財物，又將財物施散飢民，這些飢民，俱來附合，可以得食，又可肥己，怎肯顧念君親。先前還是搶擄富室，到了後來竟攻州破縣，劫擄府庫錢糧。一時官兵寡不敵眾，又且承平已久，人不知兵，亦且變亂，各人要保性命，誰肯出力忘生。故此聞賊一來，官長早已出城躲避，隨他劫殺焚燒。一時有名的強賊，如過天星、蠟子塊、九條龍、老回回、獨行狼、羅汝才、張獻忠、李自成等，聚集有十餘萬賊人，分立了七十二寨，各有頭目。東邊流到西邊，南邊流到北邊。只因他志在劫取，不占城池，流來流去，故此人叫他流賊。文書血片進京，發遣大臣征剿。無奈這些官員，俱係白面。平昔窗下揣摹忠君愛國之念，盡是紙上空言。到了今日，忽然使他對敵廝殺起來，誰肯將性命棄舍。故此內外文武商議了一個計策，見崇禎是個仁慈之主，各上條陳道：「天地以好生為念。目今流賊，俱係子民。只為飢寒所迫，淪於盜賊之中。推其本心，實有無可奈何、不得不然之勢。目下救荒是第一策，安撫是第二策。安撫、救荒，仍然子民，豈非體上天好生，抑且宣陛下之洪德。共襄盛舉。」

崇禎深以為然，著該部施行。一時旨意下來，即著各省府州縣官，一面賑飢，一面安撫。誰知賑飢只有虛名，安撫反招實禍。你道為何賑飢說是虛名？只因上侵下剝，官吏開銷，飢民仍是飢民。乃至三軍行動安撫盜賊，豈不知兵法有雲，不戰而降者詐，不致於死地者其心不泯。這些盜賊，若見官軍眾多，料不能敵，只得受撫。官軍見他肯撫，自以為萬世功高，遂不辨真偽，一概安撫，叫他去做好民。誰知這些盜賊，做過這件沒本事的生意，怎肯死心塌地復為良善。受撫之後，依舊屯聚。故此東邊撫了，即上本邀功，誰知又反了西邊，以致攘成不可撲滅之勢。到了後來，有不肖官員，竟要買靜求安，將賑飢的錢糧，反去買賊來受撫，安撫有功，即打點轉遷了平靜地方，免受此累。又有一等官員，邀名沽譽，名為殺賊，實係趕賊。這趕賊之法，其害尤甚。先前盜賊大半盤據深山偏僻之處，今遭大臣統領大軍要來征剿，眾賊棄了山寨奔逃。誰知官軍不敢進前追殺，只在後面百里之遠，虛張聲勢的趕來。盜賊東流西流，官軍東趕西趕，直趕得這些居民百姓，聽見賊來，俱攜男抱女，棄家逃難。

這日，吉扶雲因見民風土俗，暗暗驚異。見了這一群男婦走來，遂立在旁邊，看他將次走完，揀內中一個年長的，拱一拱手問道：「請問老兄，小弟要到宜興縣去，從那條路？」那人見他象個讀書人，不敢輕慢，也拱拱手道：「你是南邊相公，要問路程。我這山西地面沒個甚麼宜興縣。」

吉扶雲聽了，錯會了意道：「老兄住在山西，學生從山中出來，要尋舊路回去，故此動問。就是老兄住在山西，同在一縣，就是山東、山南、山北料想總是一宜興縣管的地方，怎麼這等吝教，不肯指引學生？」那人道：「我是實話。我且問你，你這宜興縣是那省那府管的地方？」吉扶雲聽了笑道：「這又奇了，難道南直隸應天府所屬常州府管的宜興縣，你就不曉得，還要問我？」那人聽了，不住的將他上下估看了半晌，笑說道：「南相公，你還是真是戲？是醒是夢？我這山西地方，離你南直隸有三千餘里，怎麼在我地方問你的去處？豈不夢人說夢。這等離亂之世，流賊殺來，各顧性命要緊，誰奈煩與你這等夢人說夢話。」說完，一徑自去。吉扶雲聽了，直嚇得目瞪口呆，手足無措。見這一陣人去遠，自己也想要走。怎奈混身似癱軟的一般，半步也行走不動，只得坐在地下，暗暗尋思道：「怎麼天下有這等奇異之事？我在山中雖讀兵書，也還耽擱不久。就是看完尋路走出，也還走不多遠，怎麼就離了三千餘里？就是叫我吉扶雲日夜不停腳的走路，也要走他兩三個月。還是這人不肯指引，造此荒唐之言騙我？我莫若在此等個人來再問，自然明白。」怎奈一時再不見有人行走。因又想道：「我看這人也還算個老實。說甚麼亂世，又說甚麼流賊殺來，這是甚麼緣故？這般說話，叫我實是不懂。一時又沒處問人，這怎麼處？」因又想道：「我在山外，別了藏密，叫他等我。我

被老猿指引，開壁讀書。方才這人說我夢人說夢。若說是夢境，我讀的這卷書，記誦得透熟，朗朗可誦，豈是作夢？」

一時想來想去，再想不出。忽然想道：「是了，是了。靜玄和尚偈言『遇猿石開』，如今已應其言。這是個幻境，若從幻境想來，以幻想幻，則我此身當時已在幻中，故此所見所聞，一切是幻。若山中之遇老猿，目中所見之桃花溪水，以及出來之若云若霧，飄飄忽忽，頃刻走了三千餘里，豈非幻中之幻。今兵書已熟胸中，將來必有所遇，能得施展，又豈非幻中之真也。這等看來，方才這人之言，不是哄我。」想到此處，心中不勝歡喜。又坐了一會，忽然一想，不禁兩淚交流，放聲痛哭道：「我吉扶雲這等命苦，忽遭無妄之災，喪失嬌妻，拋離父母，兄弟難親，蘭生不知下落。這還是幻中之幻？或者將來父母兄弟兒子還可有相逢之處？只是我這幻中之真孽身軀，將來何處安排著落？如今三千里外，舉目無親，身無半文，在這一片荒郊野外，何處存身？何處立命？即要回去，以三千里程途，說不得胼手胝足，凍裂肌膚也要回轉家鄉矣。無奈腹中飢餓，行乞告求，將來諒亦不勉。只是方才那一陣人，俱是流離逃難之人。倘我前行遇賊，這又怎麼處？」一時想到此，不勝痛哭。正是：

此時此際萬分難，愁目難禁眉苦攢。

自古英雄遭折磨，盤根錯節是千般。

吉扶雲一時想到幻中之真孽身軀沒處著落，進退無門，在地痛哭流涕，要等個人來回信。忽見前面，有個人騎著驢子，後面跟隨一人，遠遠的行來，不一時到了面前。吉扶雲拭了眼淚，立起身，拱手問道：「老客長，晚生窮途，迷失路徑，望求指明。」那個人在驢上聽了，忙將他一看，只見他：

年輕儒雅，白面書生。年紀只好二十四五，愁來到有十二分。一頂飄巾，歪斜傾圮；兩行眼淚，橫滴胸襟。苦在心頭，欲述難於盡說；相逢腩腆，無端豈敢多陳。允係暫時落薄，誠然豈是常貧。遠看三分傲骨天生，近視一種凌雲自在。果是令人可愛可憐，端的使我能欽能敬。